

中国古典文学大系

明清小说精品

附 历代白话小说精品

邓绍基 /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大系】

明清小说 精品

邓绍基/主编

附 历代白话小说精品

上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小说精品. 1/邓绍基主编.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5. 10 (2000. 2 重印)

(中国古典文学大系)

ISBN 7-5387-0977-0

I. 明… II. 邓…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明清时代 IV. I2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1363 号

明清小说精品

选题策划: 郭俊峰

主 编: 邓绍基

责任编辑: 邓淑杰

装帧设计: 李法明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县长凌营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535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6,001-9,000 册

书 号: ISBN7-5387-0977-0/I·934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导 论	邓绍基 (1)
-----------	---------

冯梦龙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20)
滕大尹鬼断家私	(49)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66)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76)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102)
老门生三世报恩	(114)
玉堂春落难逢夫	(124)
唐解元一笑姻缘	(157)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166)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190)
卖油郎独占花魁	(205)
灌园叟晚逢仙女	(238)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257)
施润泽滩阙遇友	(276)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295)

凌濛初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322)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341)

- 满少卿饥附饱颺 焦文姬生仇死报…………… (351)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369)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394)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407)
 天然痴叟
 贪婪汉六院卖风流…………… (431)
 侯官县烈女歼仇…………… (454)
 周 楫
 洒雪堂巧结良缘…………… (480)
 陆人龙
 击豪强徒报师恩 代成狱弟脱兄难…………… (499)
 凶徒失妻失财 善士得妇得货…………… (511)
 李 渔
 合影楼…………… (522)
 酌元亭主人
 走安南玉马换猩绒…………… (540)
 佚名
 自作孽…………… (561)

附 历代白话小说精品

宋

佚名

- 碾玉观音…………… (581)
 错斩崔宁…………… (593)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608)

元**佚 名**

快嘴李翠莲记..... (620)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634)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656)

优秀白话长篇小说选目 (678)

导 论

邓绍基

元人曾把他们的“元曲”和“唐诗”、“宋词”并称。清人焦循在《易余籥录》中提出“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也即“代有所胜”的看法，但他认为“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的明人写作业绩却是八股文。而在焦循以前，明末人卓人月在《古今词统序》中却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他们似乎都不把明代小说放在眼里。事实上，我国的白话小说创作的大繁荣时期正是有明一代。就实际的业绩和成就而言，明代的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确实比同时期的诗文显得重要，也足以把它同“唐诗”、“宋词”和“元曲”并称。“五四”以来，文学史家大抵认为明代是小说和戏曲的时代。这也是对明代文学成就的一种基本估计。清代的白话小说继续繁荣，文言小说也兴旺发达，并都有卓越成就，这也是文学史所昭示的事实。

《明清小说精品》作为明清小说的一种选本，出于种种考虑，没有选录长篇小说，事实上也难以选录，而只挑择短篇入选。首先入选的就是明代的白话短篇，也就是话本体小说。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这里需要追溯这种文学样式的源头。

白话小说的起源要追溯到唐代。那时，伴随着传奇小说的繁

荣，出现“市人小说”又叫“说话”，是讲说故事的一种社会娱乐活动。到了宋代，这种社会娱乐活动大为盛行。根据记载，宋代开封、杭州等城市里设有“瓦市”，又叫“瓦子”，相当于近代的综合游乐场所。“瓦舍”有演出各种技艺的勾栏，说话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技艺，当时甚至还有专门表演说话的勾栏。此外，流动卖艺的说话人，当时叫“打野呵”的，为数当更多。所谓“说话”，就是使用当时人们流行的口语来讲述故事，这种口语后来就叫白语。宋代白话小说主要以口头说讲形式出现，而不象前此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传奇小说等文言小说那样一开始就是书面文学。即使说话人有底本，但他们并非借底本来吸引读者，而是靠说讲来招揽观众。“话本”这一名称也并非专指说话人的底本，通常它是故事的意思。关于宋代“说话”的分类，有不同的说法。吴自牧《梦粱录》记有“四家数”：小说、说经、讲史和合生。从小说历史发展来看，小说和讲史是最重要的两家，它们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中国白话小说的独特传统。说经在当时和后来始终保留着说唱的特点，和弹词、鼓词等说唱文学近似。合生在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面貌，历来无确切而一致的看法，至少它同我们今天所讲的小说并无关系。宋代的说话既有长篇，也有短篇；在习惯上，长篇叫作平话，短篇叫作小说。

白话小说在宋代发达起来，这是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形式上说，它是改变了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书面创作和口头语言越来越脱节的情况而出现的新兴文学样式。从内容上说，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描写了城市市民的生活，并且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感情，甚至市民阶层的人物成为作品的主人公，成为作品歌颂的对象。中国文学史上这时出现了真正的“市民文学”。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现存较早的白话小说集又大抵是元代刻本，判断具体作品的年代比较困难，一般就把早期的白话短篇

小说叫作宋元话本。元代说话也比较盛行，这是见之于记载的；事实上，一直到近代，说话也还是流行的文艺样式之一；不过主要是长篇平话，很少短篇话本罢了。

随着话本小说的刊行和流传，宋元以来又出现了拟话本，在体制上一如话本小说，不过它并不是专供说话人用的。为了和说话人的话本相区别，人们就叫它为拟话本。习惯上的用法又只指短篇，只把明中叶以后产生的大量的白话短篇小说叫作拟话本。现在逐渐已不采用这个名称了。因为从广义上说，直到五四运动前后受西方小说影响的新小说出现以前，许多小说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话本体制的，莫非都叫拟话本？

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中最著名的是冯梦龙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的合称，其中《喻世明言》又称《古今小说》。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古今小说》不是仅指《喻世明言》，而是“三言”的总称。稍后有凌濛初的“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三言”中选录了一些宋元话本，但大抵经过冯梦龙或其他人的修改，也收集了更多的明人写的话本体小说，其中可以确切考知是冯梦龙撰写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推想应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出自他手。“二拍”大都是凌濛初自己所创作。

文学史家通常把“三言”和“二拍”并称，倒也不是把它们等量齐观，“三言”成就在“二拍”之上，几乎已是学界公论。现在有“三言二拍一型”的说法，“一型”是指《型世言》，这是前些年在韩国发现的，早先我们只知道有《幻影》一名《型世奇观》，又称《三刻拍案惊奇》，现在才知道它来自《型世言》。所以这部《型世言》的发现有着重要意义。当然，它的成就远逊于“三言”。

“三言”“二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但它们的最主要的特点是描写和反映市民生活。而反映市民生活的最鲜明的一个特色

是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大量地作为作品里的正面主人公出现。这里面，有各种商人：买卖珠宝的、贩运布匹的和海外经商的等等，有小手工业者、机户、和工匠等等，还有挑担卖油和提篮售姜等各式小贩。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其中一些作品描写市民正面人物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最突出的表现在一些商人的描写上。《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就是描写商人出海经商的作品，在绝大的程度上，这篇作品是反映了商人海外冒险的美妙理想（它不只是反映破产小商人的发财幻想）。小说中的主人公文若虚在国内经商失败，陷于破产境地，甚至由此得到了“倒运汉”的浑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搭一伙“拚死”走海道的商人的船只出海，博得重利，换来一千个银钱（每个重八钱七分多）；还在荒岛获得珍宝，回国卖得五万多两银子，就此成了大富商。于是家乡也不要了，就在沿海之地“重立家园”，做一个殷实富户。

文若虚出海前的境地、心情，在海外发财的遭遇，发了财后“重立家园”的做法，对海外冒险者来说，都是具有诱惑力的。不管这个作品内容的虚构程度怎样，我们说它是反映当时商人的海外冒险事迹的代表作品，应该不能算是夸大的说法。

海外冒险一般说来是行商的一种致富目标，屯积居奇却是坐商的重要手段。《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中反映的就是坐商的经营心态。徽州商人程宰因经营失败，流落在关外，为人家掌账。在凄凉的岁月中，得到了辽阳海神（女神）的垂青，和他成了夫妻。对于一个商人来说，程宰必然要向海神吐露“本业”的要求。于是依靠了海神的帮助，程宰发了大财。值得注意的是，海神并不像一般传说中的用平空摄取若干金银的方法来帮助程宰，却劝他不要指望飞来横财，海神指点的是屯积居奇的“路径”。果然，程宰先屯黄柏、大黄，次屯五百疋丝缎，再屯六千多疋粗布，每次赚钱，四五年间，由十来两本银赚到五十万两。程宰屯积货物时的“预见性”虽然还是依靠了海神的指点，但这

“指点”总是表现了商人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也正表现了商人精神世界的特色。

在一些描写市民生活的小说中，还特别值得指出来的是关于对商人的“本业”的公开赞扬，商人对自己事业的自豪感已堂而皇之的被提出来。《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的“人话”中叙述了苏州王生行商的境遇。王生经商失败，丧气灰心。但他的婶母却不因侄儿经商活动中的两番挫折而失望，仍加以鼓励，说：“不可因此两番堕落了家传行业”。并且为侄儿重新准备银两，要他第三次出门，往南京行商。很清楚，杨氏对她侄儿进行的劝导和鼓励，是从一个坚定的信念出发的，这就是确信他们商人的“家传行业”。

当我们读到这些描写的时候，它使我们想起在某些古代文学作品常出现的把科举仕途视作是世业的人们的口吻，那种以世代无白衣卿相为骄傲的自豪感。这两者是一种极有意义的对比。从观照中我们更可发现，这些白话小说作品确实带来了和以前的文学作品不同的、新鲜的气息。

“三言”“二拍”中有不少描写爱情、婚姻作品的作品，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玉堂春落难逢夫》、《王娇鸾百年长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和《焦文姬生仇死报》等等，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那样精美的作品，和国外的同样描写妓女的《羊脂球》这样的小说完全可以相并列列入世界名作之林。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那样的小说也属新颖之作，它描写王三巧既爱丈夫，又爱情人，它描写蒋兴哥既要休妻，又不忍明言，还承担远离妻子的责任，这些从错综复杂的生活现实和凡人性性格出发的描写，表现出“平常心”和人情味的描写确实离开了封建道德观念，离开了充斥于社会也充斥于文学作品中的片面要求于妇女的贞节观念，因而显得新颖。

如果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洋溢着女主人公的人格光彩，

那么，就表现人格平等而言，《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描写秦重对莘瑶琴的爱是炫人耳目。

街头卖油的小贩秦重要想博得在王孙公子宠爱下的“花魁”莘瑶琴的爱情看来是“奇想”。然而秦重奇想实现了。实现奇想的关键不是靠秦重有钱（他并没有百万家私），也不是靠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地位是“卑贱”的小贩），秦重纯粹是凭着一颗真心尊重莘瑶琴的人格，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她、爱护她、怜惜她、体贴她，莘瑶琴把秦重的真心与王孙公子对待她的行径作了对比后，真正感到秦重对她命运的重要性，就主动向他说：“我要嫁你”。

秦重的社会地位，在夺取莘瑶琴的爱情过程中似乎是无力的，但实际上却是有力的。不能设想莘瑶琴会真正喜欢秦重的小贩身份，甚至在她的思想中，秦重的“卑贱”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忠厚老实的品格是矛盾而不能统一的。她第一次和秦重见面以后产生的犹疑应是这种“矛盾”的最好说明：“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识趣，隐恶扬善，千百中难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最后她嫁给秦重却又正是考虑到秦重的真心的爱情的可贵，从而压倒了歧视“市井之辈”的思想。她不可能知道秦重的真心的爱情正是与他的社会地位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秦重的“市井之辈”的身份，决定他不可能用地位、金钱去取得爱情，他只能凭着个人的真心去换取莘瑶琴的心。这点，连秦重自己恐怕也难以自觉认识。然而，就在这点上，我们却发现了明代白话小说描写市民爱情生活的又一种特色。当然，这种城市平民用自己的真诚的人格和真诚的感情去击败当时牢牢地附着在爱情、婚姻上的地位、门第观念的描写是理想的，但它确实又同市民社会力量的壮大联系着的，因此又是现实的。

比较露骨的性描写是“三言”“二拍”中一部分白话小说中比较普遍的现象，人们固然不必像道学先生那样不问青红皂白地去

指责和诋毁，但值得人们思考的是，正是在闪耀着市民平等人格光彩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并没有这种描写，如果作者愿意，他们是完全可以插入这种描写的。读者看到，当秦重第一次去花魁处，适逢她大醉，秦重守护了她一宵，这里只有温情的照顾，殷勤的服侍，唯独没有猥亵的意念。看来，恰当地批评话本小说中的那些猥亵描写，在普及性的选本中作适当删节，未必是可作可不作的，或者说，还是有某种必要的。

上文说过，明代的话本体小说是沿着宋元话本发展下来的，我们这个选集中也酌量选收了几篇宋元作品，尽管它们是经过后人修改过的。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艺术描写上的特点，特别是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简洁明快，生动活泼，声口毕肖，富于个性，既可以见出作者使用白话语言的提练程度，也可以见出受到文言文文约句短的影响。今举《碾玉观音》中的一段描写为例：

秀秀手中提前一帕子金珠富贵，从左廊下出来，撞见崔宁，便道：“崔大夫！我出来得迟了，府中养娘，各自四散，管顾不得。你如今没奈何，只得将我去躲避则个。”当下崔宁和秀秀出府门，沿着河走到石灰桥。秀秀道：“崔大夫！我脚疼了，走不得。”崔宁指着前面道：“更行几步，那里便是崔宁住处。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里饥，崔大夫与我买些点心来吃。我受了些惊，得杯酒吃更好”。当时崔宁买得酒来，三杯两盏，……秀秀道：“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诺。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好对夫妻！’你怎地倒忘了？”崔宁又则应得诺。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

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当夜做了夫妻。

大家都知道，话本小说在它发展过程中，艺术描写上也是越趋成熟的，明代话本体小说中的优秀篇章吸收了话本艺术的特点而更有发展，表现得更加细致。大体上说来，它们有这样一些主要的特点：

一、细节描写更加细致生动。举凡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化，人物思想的微妙的变化，环境的衬托和氛围的渲染等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二、更加善于用行动表现人物。往往有许多精彩的片段，精雕细琢地刻画人物的行动，但这些片段又都不是孤立的，游离的，而是全篇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故事情节十分讲究。有悬念，有伏笔，对读者有巨大的吸引力。故事的铺述力求曲折多变，避免单调、平淡，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环扣紧一环，一步逼紧一步。巧合更是常用的手法。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这种巧合看来仿佛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并不违反它所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

四、大量写人物的对话，写得生动活泼，贴合人物的身分，具有性格化的特色，成为表现人物性格的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在叙述中则多引用俗语，运用比喻，收到风趣而又更贴近生活的效果。

五、篇幅增长，主题集中。宋元话本往往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文字较简，情节枝蔓，以致主题不够鲜明集中之病。明代作品大都较好地避免了这一局限。不少作品都篇幅较长，而不枝不蔓，分

别扣紧各自中心人物和中心故事叙述描写，细致而紧凑，较少游辞赘语，也较少游离的情节。

六、心理描写大量增加，这就更加越过了早期话本只用三言二语来勾勒人物性格的传统手法。这种趋势既是对传统的发展，也是一种内在的深化。

关于细节描绘和心理描写，可举《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秦重初次去见莘瑶琴的描写为例：

秦重心下想到：“除去三两本钱，余下的做一夜花柳之费，还是有余。”又想到：“这样数碎银子，怎好出手！拿出来也被人看低了！见成倾银店中方便，何不倾成锭儿，还觉冠冕。”当下兑足十两，倾成一个足色大锭，再把一两八钱，倾成水丝一小锭，剩下四两二钱之数，拈一小块，还了火钱，又将几钱银子，置下镶鞋净袜，新褶了一顶万字头巾。回到家中，把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买几根安息香，薰了又薰。拣个晴明好日，侵早打扮起来。……秦重打扮得齐齐整整，取银两藏于袖中，把房门锁了，一径望王九妈家而来。那一时好不高兴，及至到了门首，愧心复萌，想道：“时常挑了担子在他家卖油，今日忽地去……”正在踌躇之际，只听得呀的一声门响，王九妈走将出来……

这段文字把秦重的精细、志诚和谦卑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明代白话小说这样写人物性格和心理的不在少数，标志了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作者塑造人物艺术手法的进步与成熟。

“三言”和“二拍”不仅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精华，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们也代表了我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选集在白话小说方面侧重从这两个作品集中选录的原因。

“三言”和“二拍”在当时很畅销，据凌濛初的《初刻》和

《二刻》的序文中说，书商见到“三言”“行世颇捷”，于是向凌濛初谋求印行《初刻》，“贾人一试之有效，谋再试之”，于是又谋求于作者，赶快印行《二刻》。畅销书未必就是有意义的成功的作品，但“三言”“二拍”这五种代表着古代短篇白话小说最高成就的小说集的畅销，又是描写和美颂市民和商人的小说集本身成为商品而畅销，却又正是文学史上的一种佳话。

在“二拍”问世的同时和稍后，又出现了不少白话短篇小说集，比较著名的有陆人龙的《型世言》、天然痴叟的《石点头》、周楫的《西湖二集》和金木散人的《鼓掌绝尘》等。到了清代，这类小说集继续出现，而且数量较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李渔的《十二楼》、酌元亭主人的《照世杯》和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等。就总体而言，这类小说的内容和题材依然相当广泛，其间有些作品的篇幅较明代小说有所增长，有的还潜心于各篇间的联系，摹拟宋元话本的痕迹逐渐减少，有的作品集的语言更加文人化，文言成份增多，乃至半文半白。从积极方面说，作家个人风格明显呈露，从消极方面说，话本优良传统逐渐削弱。

对“三言”“二拍”以后的明清白话短篇，我们这本选集也酌量选收，但大抵止于清初的作品，因为清代中叶以后，白话短篇呈衰微之势，几无佳作出现了。

这本选集中的文言小说从明初开始选录，但在此以前，文言小说已有过它的黄金时期，因此书中选录了相当数量的明代以前的文言短篇小说，作为附录。当然，这也是为了便于读者观察和认识文言小说的发展过程，不妨还可以这么说，是为了便利读者观察和认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

既然明清文言小说自有源头，这里也有必要作回顾和追溯。现在一般都认为，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盛行，是从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的。这也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发展史上最早的一个繁荣

期。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短篇小说，一般分作两大类：“志怪”和“志人”。志怪这个称谓是早就有的，两类分法则始自鲁迅，向来沿用。也有人把志人小说叫做轶事小说。

志怪小说内容比较复杂，但有一个特点，不管是记述历史传闻，还是山川异物，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神怪色彩；当然，更有专门讲述鬼神怪异故事的。这类小说的产生，同我国古代信巫的风俗和佛教的传入直接有关。因此，其中存在不少以宣扬宗教迷信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它们或者可以作为研究当时那个大动乱年代以及宗教迷信之风大盛的社会现象的某种有用的资料。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气氛下，志怪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些描写不怕鬼神故事的作品。曹丕《列异传》中的宋定伯捉鬼、卖鬼的故事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

志怪小说中出现的带有神异色彩的民间传说故事，向来为文学史家所重视，例如干宝《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韩凭夫妇》，陶潜《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等。它们不仅对后世文学题材有影响，有的甚至成为长期流行的民间故事的滥觞。象《白水素女》，后来就成为盛行于江南一带的“田螺姑娘”故事。

志人小说大抵记述当时一些知名人士的言行和轶事，流传下来的著名作品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它与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历来齐名。《世说新语》主要反映上层社会人物的生活面貌。作者的主观意图是要刻画一些人物的美德和独特的品行，例如《管宁割席》和《谢安泛海》等；但也有一些有关暴虐残忍、沽名钓誉、骄奢淫佚以及诸如此类的记载，在不同的程度上暴露了当时上层人物的丑恶的嘴脸。由于《世说新语》文笔简约优美，我们作了较多的选录。

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篇幅都比较短小，这就形成了它们艺术上的共同特点，写人、写事或写气氛都十分简练。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刻画人物往往着墨不多，性格却表现得比较鲜明、突出，